



李清照〈一剪梅〉的深情濃愁

張垣鐸

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

紅藕香殘玉簟秋。輕解羅裳，獨上蘭舟。雲中誰寄錦書來？雁字回時，月滿西樓。花自飄零水自流。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。此情無計可消除，纔下眉頭。卻上心頭。

李清照易安居士，山東濟南人，生長在一個仕宦書香的家庭。十八歲，嫁給二十一歲的太學生趙明誠。夫妻志同道合，意趣相投，堪稱神仙眷侶。她在〈金石錄後序〉有這麼一段生動的記載：

「余建中辛巳，始歸趙氏……每朔望謁告出，質衣取半千錢，步入相國寺，市碑文、果實歸，相對展翫咀嚼，自謂葛天氏之民。」

他們有窮遐方絕域，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。當他們看到心儀的徐熙〈牡丹圖〉，而無力購買時，忍不住相向惋悵著數日。後來，趙、李兩家先後捲入黨禍的漩渦中，被解除一切官職，夫妻回到山東青州的故鄉，住了十來年。明誠又重新出仕，先後做過山東萊州和淄州的守官。在生活稍有餘裕時，又繼續蒐集古物、碑銘、字畫，一同校勘、整集、鑑賞，並開始編寫《金石錄》。李清照用生花妙筆留下這段美好難忘的時光：

「余性偶強記，每飯罷，坐歸來堂烹茶，指堆積書史，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，以中否角勝負，為飲茶先後。中即舉杯大笑，至茶傾覆懷中，反不得飲而起。甘心老是鄉矣！」

像這麼一對志同道合，意趣相投的神仙眷侶，在新婚燕爾之際，乍然面對夫君遠行的無奈，李清照心中滿溢的離愁與思夫深情，自然噴薄而出。〈一剪梅〉正是兩人結婚不久，明誠因事遠遊，清照難忍滿腔離愁，宣洩思夫之情，所填的一闋詞。

起句點明季節與地點。「藕」就是一般人所謂的藕花，也就是蓮花。不作「紅蓮」而寫成「紅藕」，除了詞律的因素外，或許還有更深層的用意。原來蓮結成藕，表示蓮已成熟，成熟的藕冠上「紅」色，愈發顯出她的紅潤鮮豔，這不正是一位新婚少婦特有的風韻嗎？再者，「藕」與「偶」諧音，言外，又有多少浪漫香豔的氣息。「香殘」，指蓮花凋謝，蓮香依稀。但凋謝的不只蓮花而已，同時也是少婦



空閨獨守、浪虛度過的芳華。唐詩「花開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」（杜秋娘·金縷衣），如今，任憑花落人瘦，竟然無人加以照拂憐惜，她的心中該有多少寂寞與無奈！「簾」，就是蓆子，蓆子光潔如玉，倍見其富麗光鮮。如此富麗光鮮的玉簾，理該「芙蓉帳暖度春宵，春宵苦短日高起」（白居易·長恨歌），有一段悱惻纏綿的美夢。可是現在什麼都沒有，有的只是陣陣涼意不斷地從玉簾上透人心骨。啊！「鴛鴦瓦冷霜華重，翡翠衾寒誰與共」（白居易·長恨歌），秋天真的來了。她心境的悲悽清冷也藉著這個「秋」字，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眼前。短短七字，不經意間竟蘊蓄如此豐沛的視覺（紅藕）、嗅覺（香殘）與觸覺（玉簾秋）的意象，真是妙筆生花，令人嘆為觀止。難怪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要推崇這句詞說：「精秀透絕，真不食人間煙火者」了。

這種悲悽清冷的心境，如果不加以適當的發抒與宣洩，遲早會悶出病來的。清照爲了排除滿腔寂寞苦悶，便輕輕解開羅裳做成的裙裝，換上厚實的衣飾，到郊外散散心。她不是去爬山，也不是去烤肉，而是去划船。「蘭舟」，形容船的精巧雅緻。如此精雅的小船，若能儷影成雙，唱和遊遨於湖光水色之中，豈非人間美事，所謂「只羨鴛鴦不羨仙」。然而有道是「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古難全」，清照竟然形單影隻，孤伶伶一個人去泛舟自遣；非但這樣，連湖光水色也平撫不了她惦念遠行丈夫的一顆心。仰望白茫茫的浮雲，忍不住動情地問：「到底誰會寄封信來安慰我這顆寂寞苦悶的心呢？」這個誰不是別人，當然是她日夜惦念的丈夫。只是用設問的句法寫來，文情倍覺溫婉柔膩。錦書，就是書信。除了傳統蘇氏若蘭織錦爲迴文詩以贈徙流沙的丈夫竇滔的典故外，個人另有不同的見解。我認爲「書」，就是「信」，信而曰「錦」，足見李清照對這封信的殷盼與珍愛。因爲信一面意謂著遠行的丈夫未曾忘懷自己，他的心仍舊屬於自己；一面也代表遠方的丈夫平安無恙，自己爲他憂風愁雨的一顆懸著的心，也可稍微放下來些。

這時羣雁剛好橫空而來，她忍不住想起「雁腳繫書」的傳奇，心頭頓時充滿無比的驚喜。「明誠終於寄信來了……」繼而望空一看，雁羣都已飛逝，而信呢？依舊飄蕩在浩瀚的虛空。雁歸人未歸，她的夢想也隨著羣雁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仰望太虛，但見樓頭滿月，一地生輝，想起東坡「不應有恨，何時偏向別時圓」（水調歌頭）的詞句，怎能不觸景傷情呢？這次秋遊，她真的是乘興而去，惹愁而返了。

從獨上蘭舟的白晝，到月滿西樓的暗夜，一天就在她念念不忘的深情中捱過了。詩人說：「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」（詩經·王風·采葛），對著一輪圓圓的秋月，對著即將御臨的幽夜，她心中的徬徨無依，清冷淒寂也就油然而生了。再想到昔日姹紫枝頭的春花，如今業已飄零一地，自己的朱顏又能常駐幾時呢？她的焦慮無常之感，自然來得格外強烈。何況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果真落得如此下場，那麼自己的滿腔深情，一懷



南台通識電子報



期刊別：第 008 期

發刊日期：98.09.28

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

愁緒，又將如何自處呢？這種猜疑，非但無損於她對丈夫的忠貞，反而更讓人有份親切淳樸、逼真傳神的感動。果然不錯，她相信自己，同時也信任丈夫；她堅信自己對丈夫的真情永遠不變，那麼將心比心，此時，遠方的丈夫不正也望著這輪皓月在思念家鄉的自己嗎？「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」，多麼簡短有力！多麼撼人心弦！又是對夫妻之情多麼肯定的確認！只是相愛的人為什麼要兩地乖隔？為什麼不能長相廝守？為什麼要悲吟「共看明月應垂淚，一夜相思兩處同」？像這種濃密摯情當然無計消除，當然不是划船所能宣洩，更不是外在的湖光水色所能沖淡萬一，而永要在眉間心上翻攪沸騰、迴轉糾結、憔悴支離、祛之不去了。「此情無計可消除，纔下眉頭，卻上心頭」三句，從范仲淹〈御街行〉詞「都來此事，眉間心上，無計相迴避」脫胎出來，而造語更加工巧，寫情更加細膩，意象更加鮮活，真是「非深於閨恨者不能也」（王世貞·弇州山人詞評），成為千古傳誦的名句了。這就是李清照〈一剪梅〉詞所含蘊的深情濃愁。

[上一頁](#) [回首頁](#)